

民初風雲人物

趙恆惕其人其事 (上)

● 蕭新民 (前湖南議會議員、中國憲政學會理事長)

趙恆惕先生字夷午是筆者的長輩，湖南省的大家長，本文依照稿約第三條規定對傳主直稱其名不稱公稱老不抬頭，敬請趙公家屬親友等鑒諒。

衡山世家享譽華中

趙恆惕(一八七九—一九七一)，革命元勳，曾任湘軍總司令、湖南省長、湖南省參議會議長、國大代表等職，為民初的風雲人物之一。西元二〇〇〇年為趙恆惕一二〇歲冥壽，其哲嗣趙佛重，在美鑄製紀念銀圓，分贈親友收藏。

趙佛重於民國五十五年奉蔣中正兼院長之邀參加國防研究院第八期受訓與研究員徐澤、王藍、吳梅邨、劉師誠、戴炎輝、楊承厚、俞國華、夏功權、張繼正、高化臣、孫邦正等為同期同學與主任張其昀

，講座劉方矩、高信、鄧文儀、賀衷寒、唐振楚、王成聖等問學交遊，頗獲愛重，近來在美鑄製此湖南「省憲銀圓」有表張先人，倡議省縣自治、中央地方均權與今日中央權力下放，加重地方政府權責之良法美意相似。趙佛重鑄此銀圓，在弘揚其父當年鑄製此湖南「省憲銀圓」之德義。昔年，趙恆惕當選湖南省省長，頒行省憲，曾鑄銀圓以為紀念，故而趙佛重此舉，帶有宏揚先人志業的情意。

趙恆惕，字夷(炎)午，湖南衡山人，生於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廿四日，他的遠祖原居浙江衢州，北宋時代儒學名家趙抃(清獻)，到湖南遊歷，路經衡山，見山水雄奇，從此有居留之意，命一子建宅於衡山，後來的衡山書院就是昔年趙宅遺址。到了明清兩代，湖南趙家常有著名人物

出現，業績貢獻於國家社會，故而趙氏家族為衡山世家大族，為湘鄂華中人民所崇敬仰望，享譽華中大地。

趙恆惕的父親趙壬匯(璧庸)為在鄉的庠生，生於清代同治及光緒末世，朝政紊亂，趙壬匯無意任進專心在家鄉講學，專授古文辭章和宋明理學，從學者甚眾。

東渡留日棄文習武

趙恆惕幼承庭訓，家學淵源，兒童時代，表現優異，下筆為文，為他人所不及。八歲喪母，懷喪讀書，有建設天下國家之志。一八九九年(清光緒廿五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湖北方言學堂，趙恆惕於翌年考入該校。不久，張之洞選拔優秀青年送往日本留學，趙恆惕入選，於一九〇一年東渡日本，同行的有桃源宋教仁，後

趙恆惕其人其事(上)

為革命先驅。張之洞原定選送趙恆惕至日習教育，但是，趙自行改入振武學堂，研習陸軍，此為當時有志青年的風尚，張之洞也很了解，任其自行選擇。在校三年，精研兵略戰術，並已潛蓄革命排滿思想，乃於一九〇五年在日本加入同盟會，同時入會的有程子楷、江篤、陳強、程潛等人，回國後參加革命，各有建樹。趙恆惕先結識了宋教仁、黃興，後又結交章士釗、章炳麟，互相討論學術及國政，遂獲得西方政經哲理及知識，故而後來主理湖南省政，常常抑制軍事而先政治。一九〇八年，趙恆惕自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同期的中國同學有唐繼堯、程潛、李烈鈞、閻錫山、何成濬、童錫梁等人，童錫梁後來成了他的內兄。

一九〇九年，趙恆惕學成回國，加入陸軍，授階少校。不久，廣西巡撫張鳴岐招攬留日學生五十餘人協助處理軍務，趙恆惕入選，任兵備處參謀兼陸軍幹部學校教官。當時，蔡鍔（松坡，湖南邵陽人）也在廣西，任陸軍講武堂監督，並主持兵備處、學兵營，兼籌備組成混成旅，集新軍大權於一身。蔡鍔文武兼資，英武挺拔，張鳴岐非常器重，而蔡鍔則看重趙恆惕

，常對張鳴岐稱讚之，故而趙恆惕亦受重視，備受禮遇。蔡鍔因權勢過重，廣西提督陸榮廷及守舊派對之詆譏攻擊不遺餘力，蔡鍔遂告去職，趙亦返湖南。一九一一年，沈秉堃由雲南藩司擢升廣西巡撫，取道湖南入桂，由於已先由雲貴總督李經羲處獲悉趙恆惕的才能，加之與趙父是老友，遂邀趙恆惕至廣西服務。廣西新軍均為蔡鍔創辦，蔡、趙早有淵源，趙恆惕遂脫穎而出，任陸軍幹部學校監督，旋又接管學兵營及籌設混成旅，所有蔡鍔創辦的事業，均由趙恆惕一一接替。

獻身革命大度能容

八月，武昌起義，革命氣氛瀰漫全國，趙恆惕聯合耿毅、方聲濤、何遂、冷遜等人，用盡方法，說服布政使王芝祥脫離清廷。而趙恆惕既與巡撫沈秉堃友善，長沙人章陶年又適任撫署文案，饒富機智，秉趙意，周密部署，安排妥當，才入告沈秉堃。當時提督陸榮廷擁兵自固，惟有快速行動方能解決。九月十六日，趙恆惕率混成旅自防地疾入省城，擁沈秉堃宣布廣西獨立，就任廣西都督，舉荐王芝祥、陸榮廷為副都督，秩序井然，匕鬯不驚。接

著以章陶年鎮桂林，與湖南相呼應，謀而後定，目光如炬，此時的趙氏已有運籌全國軍政的志向了。廣西軍伍龐雜，民風閉塞，武漢危急待援，趙恆惕乃策動沈、王二人率混成旅及巡防營入湘，支援革命，趙恆惕率師抵長沙。不久，北軍攻陷漢陽，湖北大都督黎元洪退駐洪山，民軍總司令黃興赴南京統籌全局，湖北遣使求援，湖南都督譚延闓組湘桂聯軍，以趙恆惕為總指揮，率師先發，湖北請援代表團同行。當時是冬季，湘江洞庭湖水涸，船行緩慢，渡灘時，士兵須登岸步行，王世杰曾說：「余時年廿二，未嘗軍旅之事。見滿清防軍散漫無紀，惟趙恆惕所統陣容嚴整，登岸駐宿，必嚴刁鬥，步哨遠至十里外，樹機關槍及大炮，趙恆惕衣不解甲，若臨大敵，始嘆周亞夫、程不識軍風，復見於今日。」當時諸賢亦稱讚他的將略。趙恆惕率師衛成武昌，北軍不敢進窺。黎元洪回防坐鎮，趙師移成孝感，擔任民軍左翼軍總司令，中路總司令及右翼總司令分別為杜鴻賓、李烈鈞，而以趙恆惕的任務最為艱鉅，與袁世凱大軍相持三月有餘。右翼駐鄂東，中路戍武漢，均未見敵蹤。清廷與民軍和議成立後，黃興令趙恆惕率

所部赴南京，臨行時自黎元洪借墊軍餉五萬圓，抵京後，他立即寄還，黎元洪甚感驚異，黎的幕僚亦笑他迂闊。事後黎元洪復信說：「趙恆惕是古之君子人也，以後患難與共，緩急唯力是視。」黎元洪於一九一三年曾脫趙恆惕於大難。二賢相濟，昭美史乘。趙恆惕篤信佛法，指為當日迅速還錢的因果。中華民國元年，國父孫中山先生禪讓臨時大總統職位，黃興任南京留守，總制江南軍政，整編軍伍，改編桂軍為第八師，對趙恆惕說：「師長一職，原非君莫屬。政略所繫，余別有部署，君安之乎。」趙回答說：「革命黨人，豈競權勢。」黃興乃任陳之驥為第八師師長，以趙恆惕為第十六旅旅長。

（上）事其人其惕恆趙

原來黃興為顧大局，抑制革命黨人權位，並曉勸說：「今日乃收攬全國人心之時，君等學養望重，建國之事自非君等莫屬。」趙恆惕大度處之。在黃興心目中，爾後能奠定開國規模者，惟有宋教仁及趙恆惕而已。一九一一年，民國肇建後，黃興謀整編南方各省軍隊，以維護治安，安定民生，湖南省是其注意的重點。革命成功後，各地統軍將帥競相擴軍，勢將造成亂源。湘督譚延闓欲整飭湘軍，深恐激成

變亂，乃請趙恆惕回湘。趙抵長沙，把湘軍整編成兩個師，實力較前失馭之雜亂六個師強大得多，從此湖南有可用之兵，政治納入常軌，而趙恆惕亦因而遭忌。

雄才偉略機智脫困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國民黨代總理宋教仁遭暗殺，廣東、江西兩地起義討袁，湖南首先響應，趙恆惕率師攻入湖北，進佔蒲圻。俄而兩地起義失敗，廣東、廣西相繼棄守，所組義軍亦星散。袁世凱命湯薌銘率北洋海陸軍入湘，情勢危殆，趙恆惕率軍撤至衡山以南，湯軍向南挺進，聲言必得趙恆惕始止。此時，趙如赴粵或滬避禍，不難走脫，然而部隊何去何從。趙考慮再三，卒作成最重大的決定：召部屬說：「袁氏之所以重恆惕者，以有湘軍也。使湘軍存，少一恆惕何害；湘軍如亡，多一恆惕何益。余將束身肆袁氏之欲。湘軍既全，伺機可起。」遂隻身至長沙投案。湯薌銘嗜殺，人稱「湯屠夫」，見趙恆惕令即槍決，執行官北軍旅長伍禎祥對湯薌銘說：「將軍以鄂人治湘，日日誅鋤烈士，獨不為子孫計耶？」伍禎祥不敢奉命，湯乃押趙解往北京。道出湖北，

黎元洪於途中要求交出趙，並急電袁世凱說：「若殺趙恆惕，失天下心，西南從此多事」。袁世凱正挾黎元洪自重，為抗衡國民黨，允其所請，交陸軍部監管，判刑十年。事後趙恆惕評論說：「使袁氏果為梟雄也，既有待於黎元洪，必曰余本無此意，部曲妄為之耳。如此則黎元洪豈不德世凱更甚。」寥寥數語，已見趙恆惕的雄才大略。

趙恆惕在北京坐牢兩年，一九一五年袁某稱帝，頒令大赦，黎元洪及蔡鍔為趙恆惕請命，始獲釋出獄。出獄後，猶好整以暇，往訪蔡鍔，蔡鍔告訴他說：「此何地也！君可留耶！」乃計謀離京。是年十二月，蔡鍔潛離北京，在雲南起兵討袁，趙恆惕則仍被軍警嚴密監視。後因袁世凱方面帝制忙碌，防範稍疏，趙恆惕步向至天津鐵路線的一個小站，雜在三等車中抵達天津，換乘輪船抵上海，謁湘督譚延闓，並訪湯薌銘之兄湯化龍，想順便勸說湯薌銘反袁。遂即乘船赴越南，越鎮南關入廣西，訪岑雲階、陸榮廷於肇慶，共同商定迎黃興督湘。即與曾繼梧、程子楷聚眾討袁。他又冒險犯難，潛入長沙，訪北京政府訪清鄉軍司令李右文，李右文所統軍

隊均為其舊部，正衛戍省城長沙，自動集合歡呼，擁至將軍署，迫使湯薌銘宣布獨立。

至此，趙才拿出湯化龍致弟書，使湯薌銘乃自動轉圜。是役兵不血刃，光復湖南全省。此事過後程潛自雲南入湘克益陽，湯薌銘遣陳策往拒，趙恆惕遣使告程，邀擊於中途，盡俘其眾，湯薌銘聞訊夜遁。但程潛及曾繼梧爭相為都督，省政紊亂。一九一六年八月，趙恆惕遣使至上海謁黃興、譚延闓。黃興說：「都督原為譚三（延闓）事，今日仍是譚三較宜。」譚延闓遂再督湖南，把原有的湘軍四師整編為二師，以程潛的第四師併入趙恆惕所統的第一師，李右文為第一旅旅長，林修梅為第二旅旅長。林修梅曾留學日本，同盟會會員，與程潛同鄉里，堅貞而識大體，統程潛所部，樂受指揮，護法之役，孫中山曾任為總統府參軍長，可惜英年早逝，趙恆惕痛失一優秀臂助。第二師則合陳復初、陶忠洵所部，以陳復初為師長，旅長為陳嘉祐、朱澤黃。整編前，陳復初原任第一師師長，譚延闓權衡輕重，易其次序，陳復初憤甚，往往獨特異議，召致湘省多年內爭，誠屬不幸。

佐譚延闓安定湖南

袁世凱倒台，黎元洪繼任為總統，各方倡議軍、政分治，當時，段祺瑞任總理，遂將都督區分為督軍及省長兩職，實際運作卻是重軍輕政，省長惟督軍之命是從。最初，譚延闓被任命為督軍兼省長，就職未滿三月，因母逝赴上海服喪，由趙恆惕代理。不改舊政，社會安定。一九一七年春，譚延闓返任，段祺瑞謀剪西南勢力，命吳光新率重兵屯岳陽，虎視眈眈，有進圖兩廣之志。譚氏欲抵抗，而陳復初之第二師早與北軍通款曲，乃命趙恆惕率部撤駐衡山以南，以待時機。當時，趙遭逢父喪，勉強墨經治軍，譚氏極為讚賞。

湘南首義後，北京政府遣北洋大將王汝賢、范國璋率重兵入湘，合併傅良佐及湘軍歸附者來攻，趙軍另以吳光新扼守岳陽為後援，海軍亦巡弋長沙，自信有百恃而無一恐。趙恆惕與建藩各領敵卒數千，夾湘水為陣，於衡山萱州河一帶抵禦，對峙四十餘日，雙方均不敢先動。趙恆惕與建藩籌商說：「以至弱當至強而莫敢動，此猶曹袁官渡之役，必待智勇以為決。」

遂遣劉部區司令黃鉞率敢死士襲敵軍後，正面以大軍進逼，北軍土崩瓦解，俘獲商震一旅，進克長沙，傅良佐及省長周肇祥遁逃。而黃鉞殉難，趙恆惕厚恤其家屬，并入祀烈士祠。長沙光復後，他揮軍北進，與吳光新部激戰。參謀主任何錦率死士襲敵後，遂敗吳軍，盡驅敵軍於境外。一九一八年，北洋各系大結合，命曹錕為湘川粵贛四省經略使，以吳佩孚指揮一師及三混成旅攻岳陽。張敬堯率第七師自湖北通城攻平江，張懷芝率魯軍一師及一混成旅自江西萍鄉攻醴陵，并任馮玉祥為湘西鎮守使攻常德，奉軍張作霖亦遣閻朝璽率一混成旅助攻，各路來犯者達十餘萬之眾。當時陸榮廷亦遣譚浩明組湘粵桂聯軍，實則粵桂軍不到萬人，陰持觀望，湘軍則為臨時招募的新軍，以程潛為總司令，其舊部主力林修梅部，已隨恆惕屯岳陽，軍事倉皇，不相聯屬，趙恆惕與建藩抵擋羊樓司及平江方面的敵軍，吳佩孚挾海軍為助，實力懸殊，遂陷岳陽。張敬堯自平江襲長沙，譚浩明程潛先退。長沙陷落，馮玉祥勁旅又取常德，趙恆惕與建藩孤立無援，繞道旋師。吳佩孚行軍迅速已先期進佔衡陽、祁陽，張懷芝又自醴陵攸縣進襲

趙恆惕與建藩計議，以自古行軍，進易退難，如不擊破一路，撤退必有所不及。吳佩孚的正面太強，不易攻取，乃全力攻張懷芝部，趙恆惕身先士卒，行動如閃電，克攸縣、醴陵，俘虜施從濱的一個師，進抵株州，吳佩孚救援不及。是役原為掩護安全撤退，無力光復全省，亦早已計及。張敬堯遣奉軍闖朝靈部防禦正面，以第七師自長沙東面驛道來襲。湘軍血戰連數月，士卒勞乏，勢難再戰，乃整軍撤退，途中建藩竟失足落水而亡，趙恆惕哭之慟，事後告訴他人說：「余生平與建藩并肩作戰，幾於無役不克。建藩既死，余亦寡助，遂至艱難頓挫」。雖事隔數十年，每一言及，猶為之淚下沾襟！建藩殉難後，趙恆惕獨力禦侮，張懷芝既破，後無追兵，乃從容佈防於永興、未陽，與吳佩孚軍對峙，屏障護法政府，直到一九二〇年吳佩孚撤兵離湘為止。

一九一八年冬，譚延闓取道廣西入湘援助趙恆惕，不料駐郴州的湘軍總司令程潛揚言，與譚組菴（延闓）勢不兩立。趙恆惕乃迎接譚氏駐節永州，軍政事務，乘命而後行，譚氏屢屢謙讓，趙恆惕奉命為謹，絕不逾越，兩人日夜籌商阻遏北軍之

計，當時南北兩方，均有內鬪，吳佩孚無意續進，陸榮廷欲改組軍政府為總裁制，苦無發難之人，乃以湘督誘程潛，程潛因電請國父孫中山先生退位，此為陸榮廷所不敢做的事，中山聞訊盛怒，不亞於陳炯明的叛變。西南軍政府改組，一意與北軍謀和，程潛督湘無望，轉通款段祺瑞，適巧桂軍馬濟部截獲段、程間往來密函，予以公布之，輿論及士卒大譁，程潛無地自容，譚延闓得入郴州任湘軍總司令，從此號令統一，眾志成城。吳佩孚見趙恆惕治軍嚴整，遣童錫梁入衡陽，語之曰：「使趙恆惕與予同心，中國不足平也」。童持吳函見趙恆惕示以誠意，趙恆惕商之於譚延闓，遂定聯吳拒皖之計，遣鍾才宏、張其鏞說服吳佩孚消除南北紛爭，恢復法統，共禦外侮，吳佩孚納之，待機而發，湘事始有轉機。旋遣鍾才宏返粵，報於軍政府主席總裁岑雲階，請速籌吳軍開拔費，軍政府以六十萬元助吳，一九二〇年夏，吳佩孚遂撤軍北返，沿途購買日用品，均為廣東毫洋，於是各地盛傳吳與廣東結盟，張敬堯驚惶失措。當吳軍集結帆船蔽湘江而下時，張敬堯本可於沿岸用砲火擊襲，然而懼怕湘粵桂軍來攻，終不敢動，此

為六十萬元所發揮的功效。吳軍既撤，趙恆惕乃約駐湘滇軍同時反攻，滇軍允諾，屆時失約，且轉赴湘西圖割據，趙恆惕大怒說「我雖一人，亦前往。」遂揮軍北進，沿途農民踴躍接應，湘軍大捷，俘張敬堯全軍及其弟張敬湯新編之第一師。張敬堯從此不剩一兵一卒，為段祺瑞所棄，張敬堯逃往湖北，為王占元捕戮。是役參戰者說：「趙恆惕芒鞋赤足，鬚髮不理，勇往前驅，不識者，不知為軍中上將。」允為實紀。

譚延闓於一九二〇年七月進駐長沙，宣布湖南自治。九月，趙恆惕率師克岳陽，馮玉祥畏懼，自常德撤退。（未完待續）（趙佛重提供資料）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